

平路《凝脂溫泉》

◎ 苗心

透過一些熟悉的環境背景，呈現一篇篇現代人的情感交錯，享齊人之福的男主角，與奢求從這群男人身上到精神滿足與肉體佔有的女主角，永遠站在傾斜的天平兩端。

本書以三篇具有某種連貫性的小說為主軸，大致的結構上都有一個「失約的男人」、「天真的女人」和「與死亡擦身而過的悸動」，當讀者融入故事情境中時，就如同作者在自序中所描述的，「好像聽大提琴演奏的巴哈，琴弓就直直的銼開了藏在厚衣服裡的那顆心」。

在首篇的〈微雨魂魄〉中，窺見新都會的舊公寓生態，現代人儘管每天被複雜的人際關係所圍繞，卻總是和你距離最近的鄰居保持陌生，殊不知，你倆可能正擁有同樣的際遇、一般的孤獨；隔著你們的牆也好，天花板也好，正好像一面鏡子，而你們都站在鏡子的後面，一旦站到前面來，可能一切都明明白白。

走進第二篇〈暗香餘事〉的場景裡，從九二一大地震之後，接連一幕幕的天災畫面浮現出來，彷彿可以在這些殘垣破瓦中，挖掘出許多人曾經刻意不再回想的美好記憶，「直等到天榻下來了，掩蓋起來的才重新掀翻到地表」（第69頁）；對被埋在瓦礫中的男主角，女人這樣想著——「他有沒有把一個停格的畫面分配給她？」

「帶著一幅有她在其中的畫面走入永恆，儘管他手臂裡正抱著別的女人」（第75頁）——原本已被深深埋藏的「破鏡」，在生離死別的此刻都「重圓」了。

曾幾何時，「泡湯」成了都會人十分熱衷的休閒活動之一，在〈凝脂溫泉〉中的男女主角，除了各泡各的男湯和女湯，時空的落差也把這對男女隔在兩個不同的「大眾湯」裡。女主角在「棄保效應」關頭，自己永遠是被棄的那一個，終場是退而求其次的泡在撒了溫泉粉的浴缸裡，哀怨的獨自沉澱在這模擬的「凝脂」效果中。

在這三篇小說中，翻開了兩性關係在雙人枕頭下，經常刻意迴避的障翳：

* 女人總是默默地發揮「等待」的專長，冀望男人主動發現她細膩的心思。

「爲了河豚說他會在晚餐時分出現，老早就想好要燒一桌的菜。自己懶得開飯，男人來了，也就意味著可以吃飯了。後來河豚出現了，看著桌上涼掉的菜，他只有一句話：『你怎麼不先吃？』」（第20頁）。

「她忍不住提醒駿二，他不只是他自己，他也是她的。美雲認真在想自己對男人細細瑣瑣的要求。她很在乎走出去人家

字
散
評
論
學

看他的眼光。」(第80、66頁)。

「買了幾本日本溫泉鄉的詳細資料，美宜在家裡做功課，她相信功課做得愈虔誠，恭江就會愈快帶她去日本。」(第138頁)。

* 女人不只一次發現男人的窘態，卻不忍覺醒。

「躺在我旁邊的男人，皮膚有點鬆垂，褲襠那邊有點起皺，倒像黃黃的尿漬。穿一條洗得很舊的內褲，棉布的質料，屁股後面鬆垂地拖著，好像包著夜尿失禁的尿布。反正我不認識年輕時候的他，我找不回來年輕時候的他。」(第39、40頁)。

「狀元沒出發前，已經把所有滑雪的錄影帶看了又看，連滑雪也要第一名。他太太綁上雪橇，走不穩，四腳朝天跌進雪裡，好久好久爬不起來，這種狀元老公，自己第一名，老婆跌死了他也不會去救。」(第81、82頁)

「美宜望著男人臉上抽搐的肌肉，髮蠟把一頭髮絡固定住，額頭黏糊糊的。連打呼都在拖泥帶水。恭江已經喝得半醉，口齒不清的咕嚕著，嘴裡叫著美宜的名字，用腳去勾翻倒在榻榻米上的酒瓶。旁邊男人的身體形狀激不起她的任何情慾。美宜想著自己兜了一圈，恭江只會裹在棉被裡睡得不醒人事。」(第126、130頁)

* 曲終總是留下一個由「寂寞」陪伴的女子獨自在思索，為自己找一個委曲求全的理由。

「獨身女人只好拿別人丈夫的鞋子放在門口，嚇唬小偷。他的鞋子從此擺在我家門外，擺在電梯口的那一塊地方，但只是暫時屬於那裡。倒是從來沒想過把他的鞋子收進我自己的鞋櫃。」(第34頁)

「想到跟駿二一起背叛了這個世界，她又有甜蜜的感覺。許多年後她還會跟別人說，從沒穿過白紗禮服，簡直帶點誇耀的意思。」(第86、87頁)

「她總在怪恭江失約，兩個人中誰才是更薄倖的一個？美宜抖抖棉被，重新躺回恭江身旁，一顆花生掉出來，剛剛恭江吃剩的，美宜撿起來，念舊地放回自己的嘴裡慢慢嚼。」(第131頁)

* 男人與女人在生理及思想構造上，有著根本上的落差，以致兩者在交會後，很難持續的再纏綿下去。

「『談別人做什麼？』說著，身子壓過來。這種時候，河豚讓我想著他從頭到尾只關心一件事，一件可以證明自己的事。我就是愛說一些沒頭沒腦的話，河豚從來不放在心上。」(第14頁)。

「有時候她忍不住說他幾句，其實只是要點醒駿二，他可以為她做得更好些。『你的要求太高！』駿二淡淡的回嘴『我

做不到、我放棄。」(第80、84頁)

「美宜擔心的是自己腰上的贅肉。溫泉好像讓身體熱脹冷縮，圓滾滾的臀部搞不好把拉鍊撐破。內褲包不住肥軟的屁股，她不但不覺得有可能讓恭江心癢難耐，反而徹底失去了想要跟任何男人在一起的慾望。」(第110、113頁)

「生殖泌尿的事情，男性都有點管不住自己，男性的弱點，大概從嬰兒期就開始了。」(第124頁)

「有的伴侶是精神上需要，有的伴侶是肉體上需要。有人在精神上需索無度，有人在肉體上需索無度。」(第83頁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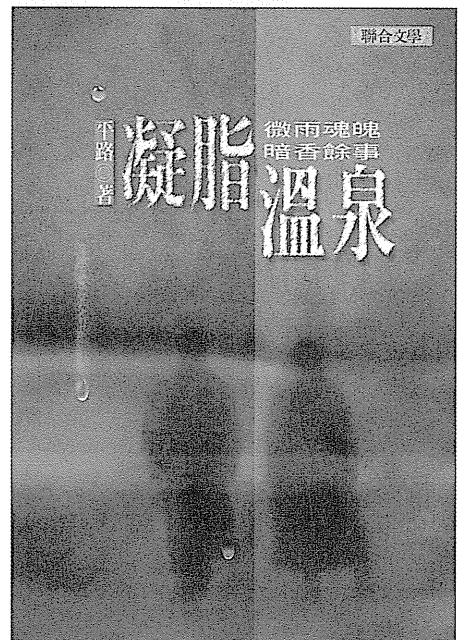
根據一份二〇〇一年的調查數據顯示，台灣人擁有唯一性伴侶者僅52%，而一年性伴侶的平均人數，則有3.3人。在「肉體貞操≠精神寄託」、「婚姻≠感情」的觀念下，有愈來愈多的女性甘願扮演被愛眷養的「如夫人」、「情婦」、「小老婆」的角色，而放棄尋找真正合法屬於自己男人的可能。

這些擁抱雙人枕頭的女人，甚至包括「元配」在內，在浸入這池「凝脂溫泉」中時，必然會激起感同身受的漣漪，那種感覺就如同握著這卷小說時，手指不經意觸到封面上的水滴，分不出是汨汨滲出的凝脂，抑或是已凝滷的淚痕。然而對現實生活裡享有齊人之福的男主角而言，他們的構造也只足以讓他們從書中學到更多哄

女人的技倆，和更多全身而退的方法。

在這場兩性間姻緣遊戲裡，女人執迷，男人不悟。

試想科技發達的未來，若能複製一個替代品，用來滿足世間的空虛女子，解決男人疲於奔命的應付，那麼在讀到本書第四篇小說的時候，就會發現複製人的前途，一切都不會那麼悲觀了。



凝脂溫泉／聯合文學／2000.5